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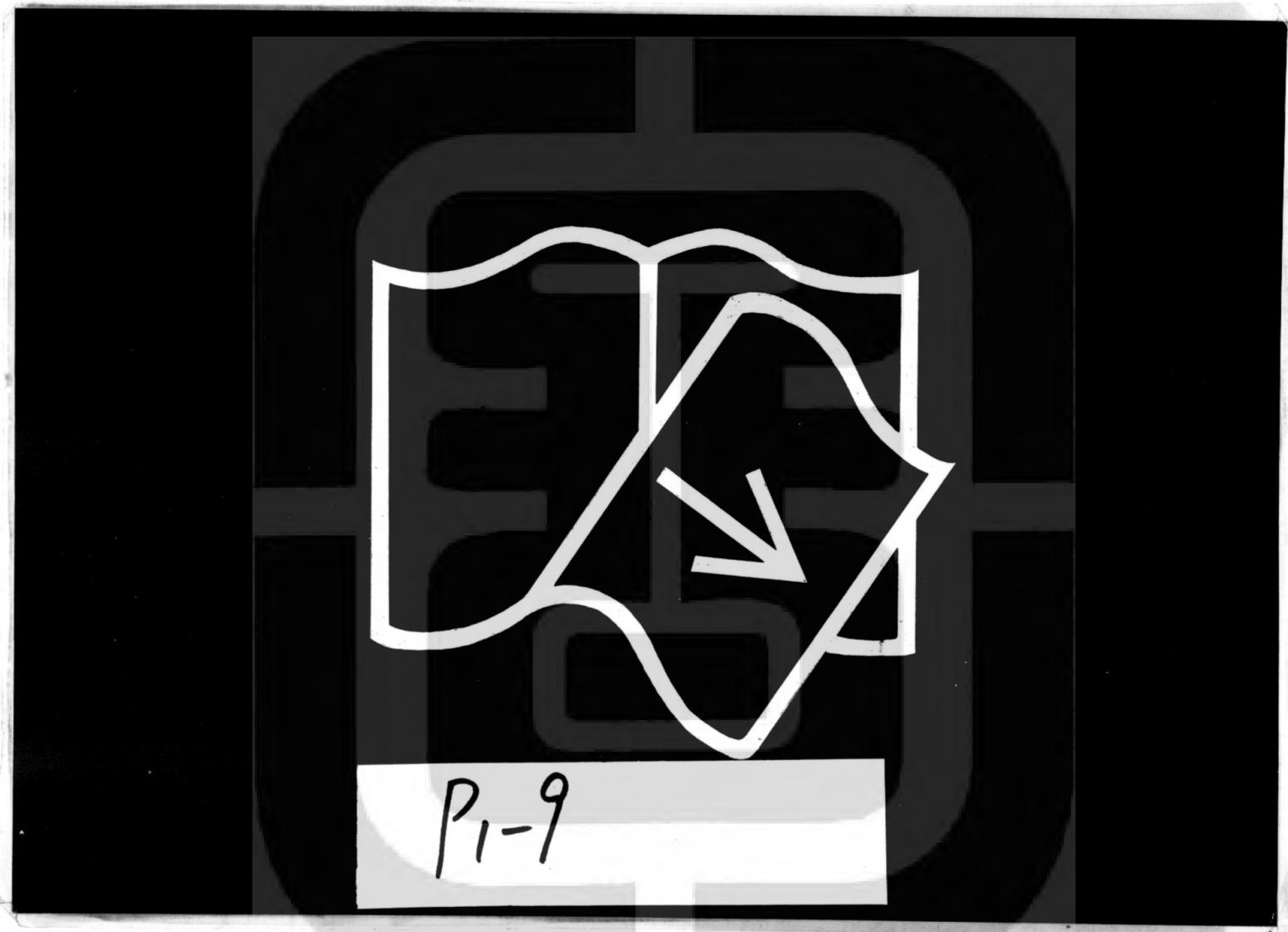


檢查者 譚新嘉  
覆查者 饒汝信

(第拾肆册) 共拾卷拾叁册

書	名皇朝文鑑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包背裝 襯紙
卷數	第壹百零陸 <small>存式拾壹葉</small> 第壹百零柒 <small>存拾壹葉</small>
葉數	叁拾叁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拾玖字式拾字不一律
高廣	高陸寸五分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標字數第壹魚尾下標文鑑幾或文幾第貳魚尾下標葉數間無第貳魚尾下口標刻工名氏
印章	
其他標識及狀況	下截書根及書腦甚破爛均已修整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柒日



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  
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  
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  
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  
而未行陰滯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  
食正歲朔兩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  
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  
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  
肖材者使得效其思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  
志一通正道得立於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

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  
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柰無  
策何柰後悔何

議水

王同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  
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  
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  
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  
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  
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  
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  
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  
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  
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  
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  
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

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綜之然於水事或  
領或不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  
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  
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  
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  
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  
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  
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  
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  
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善之課最而信  
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計  
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  
躔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  
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十四  
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  
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日  
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

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掉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傳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人儀象之法虞書所

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闳製

遠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

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

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

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

寸之二而具黃赤道馬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楕

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

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

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

文鑑卷六  
三  
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  
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  
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  
定法大同 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  
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  
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  
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  
內圓徑八赤有璇璣規月游規所謂璇璣者黃赤  
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甬可  
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惟

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  
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音  
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  
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  
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  
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  
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  
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  
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國謂以中國觀之天常  
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

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西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比

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極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被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

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 紘平設  
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  
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  
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  
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則彼  
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  
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  
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  
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  
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二分則彼不

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  
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知  
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同于黃道如銀之  
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  
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  
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  
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  
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  
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

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上。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誤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

璣衡不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

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

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極星乃三度有餘。貝

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

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

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

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

之際則日施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

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

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  
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  
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  
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  
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  
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  
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解蘭之舊制雖不甚精  
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解蘭所作鐵儀去  
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  
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

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

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

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

一作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

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

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

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

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瓚為之瓚者珠之屬也

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  
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二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  
分其它規軸椎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  
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  
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  
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  
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  
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  
十二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  
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

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  
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固外百姓朝廷不豫為  
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  
幼孳蓄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  
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間隣里之法  
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  
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

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 固守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守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以之小子夫可不才者十部之而未必固

加損之而尚可全然則守城兼障之人必也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戍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聞有少之差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

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則寬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成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

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變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女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虞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而已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二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

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整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撫以禮

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車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伐戎不暇而周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之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

不得不盡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

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得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

簡其白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京省  
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  
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  
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  
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  
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  
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誠以教之或曰  
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  
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  
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

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  
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間  
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  
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  
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  
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  
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  
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  
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  
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

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  
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  
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論  
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  
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  
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和茂有志之士不可得  
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  
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  
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  
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

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

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

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

僕之若此則三戶益耗客戶

雖多而轉

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

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

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

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為正尊里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孫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復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政苛刻寡恩而然國朝祖宗躬睦九姓

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襄一時之政

議官

李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眾也入仕之門雜而故仕者且蕃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挂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眈眈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涸髓之食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約者或乘其間隙厚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

釐匪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為  
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  
則妾覲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耻之風  
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  
久不獲其所故艱棘其途以蹈藉來者而有司昔  
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  
細罪離合增廣其薦負使其一不得應條缺駁遲延  
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職  
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徼進後來  
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

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作恬  
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郤於羈  
不入於其塗有耻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  
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  
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  
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  
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  
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  
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  
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擗痛治其已仕者

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  
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阮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  
臣愚以爲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  
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  
其廉困者遂其節事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  
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  
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  
兵革寬仁盡下愛養食元元得天下之心

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  
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  
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  
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  
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  
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  
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 國朝雖循三省之  
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  
省之官及假它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

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  
名隸尚書而事在它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  
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  
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  
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  
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  
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  
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  
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

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日

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

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

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

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

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

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

之政而中書門下折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

然者所謂書黃錄黃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

上近者決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

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  
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  
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  
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  
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  
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  
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  
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  
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東  
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

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  
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  
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  
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恠說下

唐說

雜說

進說

太極圖說

雜說送張琥

剛說

石

石

尹

劉

王

周

蘇

蘇

介

源

敬

安

頤

軾

軾

卷百七  
石十三頁

雜說

性說上

石

蘇

介

三才位為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性矣夫三  
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  
為彗孛可性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  
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性也夫君南面臣北面  
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  
子敵於父可性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  
所常居也不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  
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性也夫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  
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  
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之  
可性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  
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性也

人君一見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  
殍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  
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  
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  
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  
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  
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祝祈祭以厭勝  
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  
而常服  
則反不知其恠能厭勝

馬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  
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  
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  
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之  
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

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  
天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  
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

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它今天下有揚億之道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有揚億之道俟揚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

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

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

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

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

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

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

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

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揚億之窮研極態

綴風月弄花草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  
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  
恠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  
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  
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  
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  
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

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  
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  
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  
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  
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  
年姦臣逆取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  
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  
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  
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  
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集  
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  
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  
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  
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  
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  
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  
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

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  
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  
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  
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  
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  
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  
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  
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  
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  
敢聞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聞之者

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爲公卿大夫士農工賈憂其爲士農工賈是以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己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子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日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上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一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

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  
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  
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  
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澆  
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甘  
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并國不學黨不庠遂  
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  
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上  
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  
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自

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

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士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

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

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

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

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

之不可常哉古之選其萃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

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比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

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為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為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

帝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

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性以道知義而守

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穆說送張琥

蘇 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如耰鍾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考也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人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

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擗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

亦起出君爲鎮江軍書記五時通

潤問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

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

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

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盲

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

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

當守法逗撓不進請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

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卷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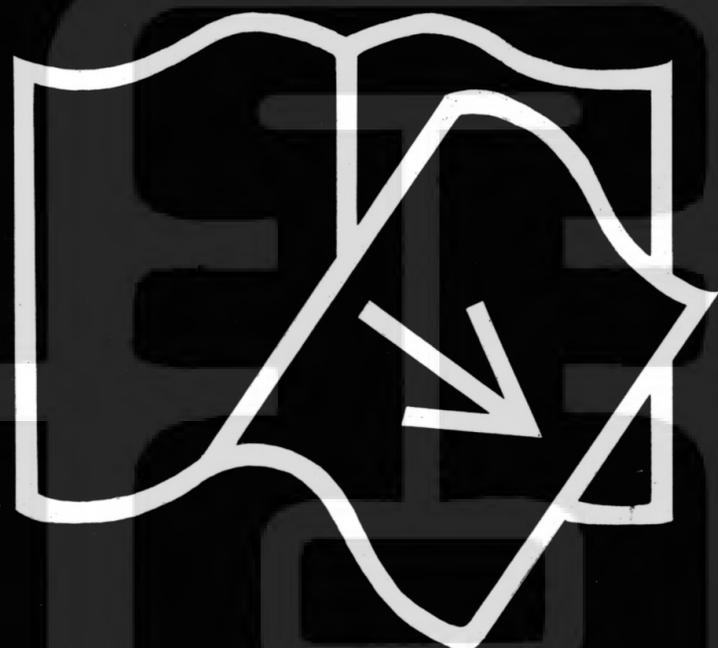
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

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  
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  
郊超雖為相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  
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  
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  
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  
溫往反密計憎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  
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  
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  
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  
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  
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  
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  
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尊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  
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目  
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  
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  
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夫



P12 以后缺

